

狼 毒 花

权延赤◎著

解放军文艺出版社



狼毒花

权延赤◎著

解放军文艺出版社

图书在版编目(CIP)数据

狼毒花/权延赤著. —北京:解放军文艺出版社, 2007

ISBN 978-7-5033-2064-4

I. 狼… II. 权… III. 长篇小说—中国—当代

IV. I247.5

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(2007)第100686号

狼 毒 花

作 者: 权延赤

责任编辑: 丁晓平

责任校对: 健 康

封面设计: 李 戎

出版发行: 解放军文艺出版社

社 址: 北京市地安门西大街40号 邮编: 100035

电 话: 66531659

E-mail: jfwycbs@public.bta.net.cn

经 销: 全国新华书店

印 刷: 北京瑞哲印刷厂

开 本: A5

字 数: 180千字

印 张: 7.25

印 数: 1-6000

版 次: 2007年7月第1版

印 次: 2007年7月北京第1次印刷

ISBN 978-7-5033-2064-4

定 价: 18.00元

(如有印刷、装订错误, 请寄本社发行部调换)

狼毒花一出现，就是草场退化的标志。别的什么草也不长了，只剩这一种草。那么，要不了多久这里就会变成沙漠的一部分。有人就说它比狼还毒，给人带来的是恐惧和死亡的威胁。可是，沙漠里来的人，看到它便看到希望，知道它的后边就是生命和胜利。只有它能够在沙漠的边缘顽强而又奇迹般地活下来，在临界地带伴着死亡开花结果。



我面前时时浮出一幅图画。那是一条被勒勒车辗出深辙的小路。两侧盛开着神奇的狼毒花，隔开沙漠与草原。一边绵延起伏着沙包，沙包上盘生了银柳、沙棘和梭梭树，沙包后便是一望无边的大漠。另一边辽阔地舒展开昭乌达盟秋天的草原。衰草在夕阳余晖的映照下泛出金黄的光泽。草原尽头，大红的天边有两个人影在一匹马的马背上晃动，仿佛再向前跑一步，就会投入茏茏草丛勉强支托起的那轮硕大橘红的落日之中……

于是，我依稀听到父亲在说：骑马挎枪走天下，马背上有酒有女人，这就是你的常发叔。

于是，我又听到老辈们逝者如斯般的感怀：唉，那时的天下是我们的天下！

.....

他朝那位涂唇描眉的马背上的女人吼了一
嗓。有人说吓落马背了，有人说跑掉了。

反“扫荡”开始前，唐云天关照我的父亲：“权大
个儿，把我的警卫员给你一个吧？”

“那怎么行呢？”父亲握着下巴上的胡须摇头。战争
催人老，二十六岁的父亲，脸相能做爷爷。“我有小陈
他们四个，行了。”

“这一次残酷。”唐云天微低着头，目光浴着上眼皮
望定我的父亲，忽然将马鞭子狠狠抽在脚下那块井石
上，“能活过去的不会多。”

父亲沉默了。前天，这位骁勇善战又桀骜不羁的军
分区司令员，做了“轻装上阵”的彻底准备：他朝那位
涂唇描眉的马背上的女人吼了一嗓。有人说吓落马背
了，有人说跑掉了。可是，过去半年中，几次反“扫
荡”，行军作战他都毫不在意地带着这位女人，并未觉

得累赘……

“听我说，大个子，”唐云天脸上浮起惯常那种冷傲自信的浅笑，“我打的仗比你见的仗还多。我有预感。”

父亲不自在地耸耸肩，没作声。他的资历不能和唐云天比。但是走过来的政委成海山却笑了：“口气好大哟！”

成海山与唐云天是红军大学的同学，比唐云天参加革命早一年。他是开拓型干部，分区的干部多由他培养出来，根据地也是他领导创建的。唐云天曾对新调来的李团长发牢骚：“我们军分区跟别的军分区不一样啊。他妈的，他们是司令员说了算，我们是政委说了算！”

唐云天心里憋着劲，那张脸便红上来：“有人是不服气哟。可老子的一个警卫员能打他的一个警卫班，试不试？”

“试过了，四比一。”成海山脾气好，能容人。工作中与唐云天难免有矛盾，生活中仍是亲亲热热，不少开玩笑。但他生性耿直，这句玩笑便说得绵里藏针。

唐云天牙齿一挫。太阳穴上暴起一根青筋。午饭时，唐云天抢过成海山的菜勺子，筷子在菜盆里搅几遍，伸出头去说：“五块肉。我俩逐肉菜盆，看肉进谁口？啊，试不试？”

成海山笑得随和：“你是司令，听你的。”

唐云天夹起一片肉：“来吧。”

成海山伸筷子夹肉：“好了，你动手吧。”

唐云天牙缝里龇一声：“少来这套，我不占你的便宜。你往中间夹。”

成海山始终一脸笑，将筷子动一动，于是，两双筷子都夹在中间。

当他盯住成海山时，头像一颗炮弹似的气势汹汹向前伸出。

唐云天说：“让你先夺。”

成海山拖着声音：“让我夺么，那我就——夺！”

“夺”字一落，那片肉已猝不及防地抢来塞入嘴里。

唐云天吼叫：“你他妈耍滑！”

成海山一脸灿然：“这叫成政委智取唐司令。”

唐云天又叫：“我怕你再也吃不上！”

成海山夹起一片肉，显出停止玩笑的认真：“我看
不一定。”

接连三次“堂堂之阵”，肉都落入成海山之口。

唐云天完全变了样子，通红的面孔忽然转为苍白，两眼时而暗淡，时而闪烁一下，接着又变得漆黑；他早已不吼叫，嘴唇抿紧，鼻翼张得很大，并且由于过度地激动而微微战栗。当他盯住成海山时，头像一颗炮弹似的气势汹汹向前伸出。他已经夹起最后一片肉，举在面前

“决一死战”地等候着。

成海山虽然还在笑，半张开的嘴唇却露出不自在的僵硬。他的筷子稍起又落，在菜盆上碰出轻轻一响，便庄严地举到面前夹住肉片。这两位年轻的身经百战的红军将领，目光对视，撞出一团火花，算是宣战，便同时将目光投向那片肉，手头逐渐加力，开始最后一搏。

两只手在抖，两双筷子在抖，那片肉也在抖，并且如胶皮一样被扯得张开变薄，随时要断裂一般。唐云天眼额上绽起三道紧缩的横纹，嘴角下两条僵硬的纹路朝撅起的下巴颏上延伸过去。他的这一形象既能让敌人恐惧，也可以叫同志不安。万一他再输了……

可是，那肉“扑噜”一声挣出了成海山的筷子。

唐云天望着夺到手的肉，目光里流出疑惑。他抬眼

望成海山，成海山及时嘟哝一句：“妈的，要不是劲用久了手发僵，我未必输给你。”于是，疑惑之色从唐云天眼中逝去。他的喉结滚动着响一声，忽然张大嘴恶狠狠向那块肉咬去。

咔嚓，竹木筷子断成四截。

他心劲太盛。

“那时我们都年轻。”

四十年后父亲用淡淡的声对我说，“血性、锐气、冲动……”

成海山在这群青年干部的心目中，不但是政委，还是老大哥。七七事变，他从延安来晋察冀开辟根据地，囊中空空，便给毛泽东打电话要钱。

毛泽东在电话里说：“我也没得钱哟。你找有钱的

毛泽东说：“你想想么。想不出来就睡觉，睡觉起来再想；想不出来再睡，睡起来就再想。”

人去要嘛。”

成海山问：“主席，哪个有钱啊？”

毛泽东说：“你想想么。想不出来就睡觉，睡觉起来再想；想不出来再睡，睡起来就再想。”

成海山照毛泽东的办法去想，一觉醒来果然想通：陕北有不少地主武装盘踞的土围子，围子里不乏有钱人。国共合作了，这些土围子仍然警惕八路军不许靠近。成海山带几个人对着敌人的枪口往上靠，不听吆喝恫吓，逼近围子边，直到围子里开枪，子弹擦了头皮，才抓住理去找国民党县长：“你们开枪破坏统一战线！”县长把联保主任叫来，我们的人抓住他抽两个耳光：“破坏统一战线，破坏抗战，该枪毙！”联保主任喊饶命，成海山不慌不忙说：“为了国共团结抗日，我们不毙你。但要罚款。五千块大洋，两百担粮！”联保主任

毛泽东笑着说：“这就对了。但是钱不能都拿走，给我们延安留一半。”

磕头不迭：“认罚认罚，我认罚。”

成海山再给毛泽东打电话，毛泽东笑着说：“这就对了。但是钱不能都拿走，给我们延安留一半。”

成海山足智多谋，又能平易近人，干部们心服口服。难怪军分区是“政委成海山说了算”，难怪唐云天心里要憋气，时不时闹点小别扭。

怕心气过盛的司令员再同政委闹起来，父亲忙感谢唐云天的好意，同意接受他的一名武艺高强的警卫员。

可是，在齐家左发生了一件意外的事情，让以后的故事便整个换了样子。

经唐河十八渡，父亲赶到齐家左。

夕阳顺着鳞状的云排悄悄滑落。村落神情冷冷，人迹缈缈。炮声从遥远的东方隐隐传来。这种大战前的沉

寂使人激动、热血沸腾，又常常伴有一丝丝孤独忧伤袭上心头。

父亲住了马，擦把汗，目光匆匆扫过街面和屋顶。

不见人，不见牲畜。只有村西南浮升着一缕青烟。

父亲向西南方向赶去，身后只跟了一名警卫员陈发海。其余三名留在家里搞坚壁清野。

他想立刻见到专员张林池，宣布地委决议。边区通知：这次反“扫荡”将是空前残酷激烈，所有干部群众都要彻底疏散。于是，张林池便遇到一个难题：关押在政府的三十七名罪犯怎么办？

这三十七名罪犯，有惯匪惯偷，还有杀人重囚。派部队看押这批罪犯同日本鬼子打游击是不可想象的。多数人主张立即枪毙。专员张林池不同意。这位出身于民族资产阶级家庭的知识分子干部，在那个时代便格外尊

重法治。他说罪犯绝大多数罪不致死，个别两名该杀的重囚也还没有结案，不能执行。当他庄严地讲述法律至高无上的意义时，不少工农干部以为是海外奇谈，骂他书呆子。张林池却进一步做出惊人决定：立即释放所有罪犯！

干部们轰然大哗：这些罪犯不打仗时尚且破坏边区的建设与治安，何况是在战乱中？说好了会四处逃散，说不好了，还可能投降日本人为虎作伥哩！

事情闹到地委，地委研究决定：照张林池的意见办。

我的父亲已经嗅到烟气，那一回院墙便横在面前，七八棵指头粗细的小杨树成排高出墙头。院里有奇怪的叫嚷声，声音很大却又含糊不清。父亲绕向南边院门。

这是河北农村常见的那种带门楼的院门。大门紧

闭，门前无人。父亲下马从门缝窥望，见到人影晃动，是穿了八路军的黄军衣，便推门走进去。

他立刻怔怔地立住了：迎面一条大汉脚步踉跄，双手舞着驳壳枪。

父亲定定神，看清了。这汉子结实精壮，浑身透出英武之气，却又歪戴了军帽、大敞开衣襟；上身军衣不整，下身偏又穿了老百姓那种宽大的抵裆裤；没绑裹腿，只将裤角在脚腕处系住。他腰里围着一条青缎子腰带，足有七寸宽，像练武的人那样深深煞进腰里去，格外显出他铁扇似的胸脯、三角形的背脊和宽直潇洒的肩膀。

他脚步踉跄却透出劲力，像打醉拳；手舞足蹈，身体旋转，面孔时时朝西南墙角定向。于是，父亲看到挤挨在西南一隅那群人：蓬头垢面，绳捆索绑，或坐或

他立刻怔怔地立住了：迎面一条大汉脚步踉跄，双手舞着驳壳枪。

